

# 参与筹建了山航 忙了那些年 父亲要退休了

作为80后青年,我们的父辈是什么样子呢?也许在你童年的印象里,他总是很忙,经常是最后一个去接你放学的;也许,他总能在人生的重要几步的选择中,给你一些靠谱建议;也许,他的一些观点你暂时无法理解。29岁的杨一林今年工作4年了,她的父亲杨庆祯是山航工程技术公司党委书记,即将于半个月后的2015年1月1日退休。“我也是工作后才慢慢懂得,父亲是多么了不起……”杨一林说。

本报记者 白新鑫  
通讯员 白新宇

## 1 筹建山航的一代人

记者第一次见到杨庆祯时,他中气十足的话语、温暖有力的握手,让人怎么也无法将他与一个马上就要退休的年近六旬的老人联系起来。“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是说说山航筹建的故事吧。”杨庆祯说。

军人出身的杨庆祯在38岁时,从山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来到当时正在筹建中的山航,担任人事政工部的副部长。1994年正值全国民航政策调整,国务院决定停止审批设立新的航空公司。而最后一批通过批准成立的航空公司中就有山航。1994年3月12日,民航总局正式批准山航恢复筹建,但是要求一年之内必须开辟航线飞起来。

从无到有,创办一家航空公司谈何容易,当时的山航既没有飞机也缺乏相关专业的人才,“当时最主要的三个工作就是考察引进飞机、招聘飞行员与机务等专业人才、组织编写各种运行标准文件。”杨庆祯说。作为人事政工部副部长的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为山航网罗人才。“在机场,山航最早的一座三层办公楼有17个房间,既是办公室又是飞行员宿舍,我们都管它叫‘17间房’。大家都铆足了一股劲,一定要把山航筹建起来,让我们的飞机平安顺利地飞起来。因此,大家不分彼此,有工作都抢着做,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到市里。大家都知道求人的滋味不好受,但当时山航是一家刚成立的小公司,很多时候求别人,人家都不待见你。所有参与筹建的人员都感到自己的工作很重要,压力很大,都有很多辛酸和付出。”

杨庆祯当时经常出差,在北京、上海等地奔波,招录空军部队退役的飞行员和机械师。“当时出差都是坐火车,而且经常很紧急,火车票基本买不着,我们当时都是到火车站看人家谁有票借一张,拿着去买一张站台票,然后上了车,再补票,通常都是站票。当时火车也慢,一路站到北京、上海有时候要四五个小时。”

令杨庆祯依然记忆犹新的一次出差招聘,那次是空军某部队有8名飞过客机的成熟飞行员即将转业到地方,他拿着一张电话名单只身一人坐火车到了北京,住在第二炮兵的一家招待所里,一住就是21天,换了好几个同住的陌生人。“整天上门去拜访空军的相关部门,一有空就给人家打电话,询问这批转业飞行员的情况,看能否招到山航来。当时的出差补助费一天只有8块钱,在北京只够吃两碗4块钱的牛肉拉面,基本上就是天天吃拉面。”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招到了这八位“天之骄子”,他们成为山航的第一批飞行员,在山航第一架运七飞机飞上蓝天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4年12月26日,山航的第一架运七飞机在济南遥墙机场顺利起飞,开辟了第一条济南-济宁-青岛航线,标志着山航筹建成功。从3月12日到12月26日,仅用8个月时间就达到了运行合格的各方面条件成功首飞,在当时被称为“山航速度”。

“我记得,1996年山航引进第一架波音737飞机,我们在济南机场举办了接机仪式。我站在机坪上,看着飞机缓缓滑行过来,40多岁的人了,眼泪忍不住哗哗地流下来。连续好几年的辛苦,公司终于走上了发展轨道,也引进了大飞机,感觉自己终于有所交代了。那是积压了很久的一个情绪的释放。”对于山航,杨庆祯有着很深的感情。



## 2 “总是很忙”的那些年

在杨一林的记忆里,小时候有一段父亲总是很忙,经常要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甚至很少休周末。杨庆祯坦言,在山航的20年职业生涯中,最忙最累的时间是2001年到2008年在货运部工作的7年。

这7年里,杨庆祯与他的同事们一同拓展了山航货运业务,打造了一支业务素质高、团队凝聚力强大的货运工作队伍,人称“铁军”。在许多关键时刻,这支队伍在山航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数万同胞受困,急需物资援助。山航连夜部署运送救灾物资,作为时任货运部部长的杨庆祯带领他的团队日夜奋战在机坪上,尽可能快速和妥善地将一包包救灾物资装上飞机。“那时候天气已经非常热,机坪上风刮过来都呛嗓子,衣服一天到晚都是湿的,

沾在身上。特殊时期,客舱里也装货,我们货运部当时所有人都上阵去装卸,天天都在机坪上。干到第三天,我的嗓子就哑了,几乎说不出话,全靠手势沟通。我还记得,当时运送消毒液,40公斤一桶,我们几个人一起动手抬上去。我在机场住了11天,只回了一次家洗洗澡,收拾一下自己。”杨庆祯回忆道。

杨庆祯在货运部的同事王鹏回想起那段时间,仍然充满了对杨庆祯的敬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一次我去找杨部长汇报一项工作,他已经累得在沙发上睡着了。他那时身上的沙子真的很重,要协调安检、保卫等很多部门,还要时刻关心货运员工们;要保证物资按时装机,又要避免包装划伤飞机座椅……基本上天天都在机场。”经过周密的部署,货运“铁军”的持续奋战,



山航圆满完成了运送救灾物资的任务。

不管是在山航货运部担任部长,还是后来到了山航工程技术公司担任党委书记,杨庆祯始终都十分关心一线员工。“干部和员工只是职务分工不同,没有任何高下之分。干部要特别关心员工,在生活中就是他们的长辈,力所能及地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杨庆祯将这套工作方法提炼为“动真情”、“交实底”、“少私心”三个原则。来到工程技术公司后,杨

庆祯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中,一面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知识,一面组织开展一系列员工关爱行动。

山航工程技术公司的许多员工都曾跟杨庆祯一起在一线工作岗位上过春节。从2001年到2012年,12年的除夕杨庆祯都会到当时所在部门的一线看望员工与大家一起吃顿饺子。在杨庆祯的提议下,现在山航的班车下雨天还会开到机场的办公楼下来接送员工上下班。

## 3 一位可敬的父亲

再过几天,父亲杨庆祯就要退休了,杨一林对记者说:“我其实特别崇拜我父亲,他跟他们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把大部分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而他还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杨一林笑着告诉记者:“我跟父亲交流和沟通都特别多,经常会聊天,说说自己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他对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定,从小到大都特别尊重我的意见。我小时候报过好多辅导班,学画画、电子琴什么的,他也就听我的,不想学就不学了,结果什么都没学会。”

杨庆祯一直记得一件事,在货运部的时候,杨一林还在上小学,因为工作太忙了,很多时候没法陪女儿。一次不经意间,他看到女儿写的一段话,说放学后有一次看到好朋友的爸爸陪她一起放风筝,觉得特别羡慕,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跟爸爸一起放风筝呢?他特别心疼,不久后就去买了一个风筝,但是最终也没有机会能跟女儿一起放飞。后来女儿长大了,也就不玩风筝了。“一直觉得对她有亏欠。”杨庆祯说。

杨一林却觉得,其实父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父亲特

别疼我,我在外地上大学,返校回去,他不忙的时候都坚持去送我,因为可以一起多待一会儿。”更多时候,杨庆祯作为父亲,在女儿人生的关键时刻给予了很多指导。

“我高考发挥得不太好,成绩跟自己期望的有差距,当时心理压力很大,想复读一年再考一次。父亲没有一点埋怨我或者觉得失望,而是安慰我,尊重我,给予全力的支持。父亲当时对我说,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辈子的事情,高考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决定一生,只要一直坚持学习,将来还有很多机会。我仔

细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没有复读。在读本科的时候,我一直憋着一股劲,努力学习,大三的时候就跳级考上了研究生。”杨一林说,“父亲的话特别让人放心,他跟我说,你自己选择做的事情,就算失败了,我也尽全力给你兜着。”

杨一林觉得,杨庆祯的话特别让人信服,“这么多年他一直坚持学习,而且特别能接受新鲜的事物,什么都懂。”年近六十的杨庆祯有自己的微信,还经常上朋友圈分享一些感兴趣的资源。

### 链接

杨庆祯为自己刻了一方印,“笔墨自娱”,四个字概括了他对退休后生活的规划。

“我这些年的工作没有什么遗憾,可以说是问心无愧。退休了就要好好享受生活,把以前的事情完全忘掉,生活得更

## “笔墨自娱”的杨庆祯

健康、更有情趣,这辈子对公家算是完成任务了,自己高兴和健康就是对家庭做的大贡献。”

杨庆祯笑称,“现在要努力上老年大学,练字和画画,趁着还没有外孙、外孙女,争取能创作出几幅好作品,也加入个书法家

协会。”

“练字要先练吐纳,要深吸一口气稳住,慢慢吐气,才能开始写。笔不能颤,所以要练悬腕,这也是练字的基本功。现在我临摹了三本字帖了,每本都临了5遍以上,悬腕已经很稳

了。”杨庆祯告诉记者,临摹字帖时,要一边仔细看着书法名家的作品,看他们是如何处理那些笔画,如何构成一个字。看得入迷了,经常会进入一种类似“入定”的状态,心无旁骛,“对身心的保健养生都有好处。”